春意盎然的四月，百花盛开，正是赏花的最佳时期。赏花，自古以来就是春天里的一大美事，古代曾有很多赏花的讲究。比如，如何观色？如何闻香？如何品姿？如何赏韵？此外，还有专门的《花历》记载了不同月份看哪些不同的花……

古人赏花有哪些讲究

A 观花色：花色绝美为“艳”

刘禹锡诗云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

古人赏花首先是看花之色。玫瑰的红，菊花的黄，玉兰的白……无不令人赏心悦目，古人称之为“养眼”。

明代袁宏道在《瓶史·品第》中称：“故知色之绝者，蛾眉未免俯首，物之尤者，出乎其类。”什么样的花色最为绝美？古人以一个“艳”字做了概括。何谓艳？就是色彩鲜明。在春天，花之艳是红色，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；到秋天，花之艳则非黄色莫属，“菊黄蟹肥秋正浓”。在《忆江南·江南好》诗中，唐代诗人白居易因为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而倾倒，发出了“能不忆江南”的感慨。

花之最美色是“国色”。什么花色配称国色？唐代诗人刘禹锡认为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“国色”的代表色是红色。当年，隋炀帝杨广“辟地二百里为西苑”，向全国诏献花卉。据唐佚名笔记《海山记》：“易州进二十四相牡丹：赭红、赭木、坯红、浅红、飞来红……”大多是红牡丹。但古人所欣赏的红色并非纯红，而以粉中带红为佳，“粉红”色系中，又以“桃红”为古代女性最爱。

桃红与柳绿，是春天最富美感的两种色彩。中国人喜欢桃红是有历史的，先秦人即尤爱此色。《诗经·周南》中的《桃夭》诗篇首即称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古人为何喜桃红？或与女人有关。清代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是这样说的：“桃之未经接者，其色极娇，酷似美人之面，所谓‘桃腮’、‘桃靥’者，皆指天然未接之桃。”

除了桃花，古人还喜欢粉红系列中的“杏红”、“梅红”。北宋诗人林逋《杏花》诗称：“蓓蕾枝梢血点干，粉红腮颊露春寒。”

宋郑思肖《墨兰图》（局部）。

B 品花韵：韵乃花之品质和精神

古人认为：梅标清骨，兰挺幽芳，桃有羞靥，李谢浓妆，杏骄疏雨，菊傲严霜

古人认为，“不清花韵，难入高雅之境”。花韵可以“养心”、“怡神”。虽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但能感觉到。其实，花韵即花之品质，欣赏花韵，就是看花之象征。

常见花卉之韵，古人都有说法：梅标清骨，桃有羞靥，李谢浓妆，杏娇疏雨，菊傲严霜，兰挺幽芳；水仙冰肌玉骨，牡丹国色天香，丹桂飘香月窟，百合如意安康……

牡丹在南北朝已成观赏名花，到隋唐时牡丹更成为“花王”，其“国色天香”之誉即始于唐朝。因为牡丹雍容华贵，又有“富贵花”之别称，南宋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称，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牡丹虽贵，但古人最推崇的花韵却是兰花之韵。兰韵高洁，是典雅的象征，先秦时孔子即喻兰花为“君子”，后人将之与梅、竹、菊一起，并称为“四君子”，这四种花都有高洁傲世，不畏风霜严寒的一面，其韵味也正在于此。

兰花之韵洁雅脱俗，古人往往将之与女性气质相提并论，或喻兰为“美人”，如北宋苏东坡《题杨次公春兰》称：“春兰如美人，不采羞自献。时闻风露香，蓬艾深不见。”或喻为“妙姬”、“丽人”，如南朝宋鲍照《芜城赋》称：“东都妙姬，南国丽人，蕙质兰心，玉貌绛唇。”

清马逸绘《国色天香图》，图中牡丹盛开，旁边还有兰花一丛。

清邹一桂绘《桃花图》，图中桃树繁花压枝，竞相吐艳；下有牡丹，次第盛开。

明周淑禧绘《茶花幽禽图》（局部），图中花枝倒挂，弯曲有致，以姿胜出。

C 闻花香：古代花分“九品”

李正封诗云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

花之美在乎“色”，亦在乎“香”，所谓的“国色天香”，缺一不可。

古人看重花香，与“香气养性”的观念有关。古人对香颇有讲究，分出“养口”、“养鼻”、“养目”等不同类别，花香属于“养鼻”类。《荀子·礼论篇》即称：“刍豢稻粱，五味调香，所以养口也；椒兰芬芷，所以养鼻也……”

春有梅香，夏有荷香，秋有桂香，冬有瑞香……花之香至极品，则称为“天香”，与生俱来，美如天然。牡丹花香、梅香、桂香等花香，都曾被称作“天香”，如唐中书舍人李正封的名句：“天香夜染衣，国色朝酣酒”，写的是牡丹花香；唐诗人宋之问诗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，写的是桂花香。

瑞花与牡丹一样，也是古人眼里的吉祥花。瑞花特香，一盆在屋，满室生香。瑞花之香被称为“睡香”，宋代陶穀《清异录·百花门》“睡香”条称：“庐山瑞香花，始缘一比丘昼寝磐石上，梦中闻花香烈酷不可名，既觉，寻香求之，因名‘睡香’。四方奇之，谓乃花中祥瑞，遂以瑞易睡。”

但古代文人最推崇的花香是兰花之香。明代张谦德《瓶花谱·品花》中，将花卉分成九品，其中第一品有9种，兰花为一品之首，后面依次为牡丹、梅、细叶菊、水仙、滇茶、瑞香、菖阳。

兰花香在北宋时称为“香祖”，宋陶谷《清异录·草木门》“香祖”条称：“兰虽吐一花，室中亦馥郁袭人，弥旬不歇，故江南人以兰为‘香祖’。”孔子在作《猗兰操》时认为，兰香“当为王者香”。先秦人还封之为“国香”，《左传·宣公三年》即称：“以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如是。”

为什么古人这么推崇兰花香？其妙在于“兰香不可近闻”，香气幽幽，故古人称之为“幽香”。

D 赏花姿：“花以形势为第一”

林逋诗云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

赏花除了色与香，还要看花之风韵，用清朝画家松年的观点来说，叫“花以形势为第一”。

花姿与花色一样，可以“养眼”，所以古人赏玩花木无不看重姿态造型。美的花姿可以弥补晚开的遗憾，明陈道复《题秋海棠》诗句即称：“翠叶纷披花满枝，风前袅袅学低垂。墙根昨日开无数，谁说秋来少艳姿。”

花姿有横、斜、曲、直、垂、悬之分，各有特长，犹如妙龄女子的身姿：横姿恬静，斜姿豪放，曲姿婉约，直姿庄重，垂姿轻柔，悬姿飘逸。各种花姿，在盛开时节竞风流，即如五代文人徐铉在《柳枝词十首》所说，“新春花柳竞芳姿”，但徐铉本人“偏爱垂杨拂地枝”。

花的斜姿曲势似乎更受古人欣赏，而这种姿态以梅姿最为典型。自称“梅妻鹤子”的北宋诗人林逋对梅花的色、香、姿都有独到观察，他在《山园小梅》诗中称：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”疏影横斜，暗香浮云，此情此景，真是醉了。

明清以来，人们喜欢斜姿曲势的梅花，近乎病态。据清龚自珍《病梅馆记》文，当年江浙人的赏梅观是：“梅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；以欹为美，正则无景；以疏为美，密则无态。”为此，花匠要“斫其正，养其旁条；删其密，夭其稚枝；锄其直，遏其生气”。龚自珍认为这样是“病梅”，但从中透露出了古人对花姿的讲究。

E 看花历： 不同月份赏不同的花

明代《花历》称：春为梅，为海棠；夏为牡丹，为芍药；秋为木樨，为莲、菊；冬为蜡梅

古人赏花还讲究时令，即什么季节看什么花，袁宏道在《瓶史·清赏》中称：“夫赏花有地有时”。不同月份看不同的花，有专门的《花历》（花月令）可查。明程编《花历》称：“入春为梅，为海棠；夏为牡丹，为芍药，为石榴；秋为木樨，为莲、菊，冬为蜡梅。”

在清屠本畯编的《瓶史月表》中，所列各月花事更详细。如眼下的阴历三月“花盟主：牡丹、滇茶、兰花、碧桃；花客卿：川鹃、梨花、木香、紫荆；花使令：木笔、蔷薇、谢豹、丁香、七姊妹、郁李、长春。”

除了花期，赏花还要选择“良辰”，有良辰才有“美景”。同一种花卉在不同的时间段欣赏，所得感受完全不同。如踏雪寻梅，“雪衬花妍”，别具神韵；披雨访园，“梨花带雨”，更有味道。所以，袁宏道在《瓶史·清赏》中主张：“寒花宜初雪，宜雪霁，宜新月，宜暖房，温花宜晴日，宜轻寒，宜华堂，暑花宜雨后，宜快风，宜佳木荫，宜竹下，宜水阁，凉花宜爽月，宜夕阳，宜空阶，宜苔径，宜古藤巉石边。”

古代文人深谙良辰赏花之妙。如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便喜“月夜看花”，其《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》之四中写道：“隔花窥月无多影，带月看花别样姿；多少花前月下客，年年和月醉花枝。”

而且，赏花的地点也要选好，胜地不一定有胜景。如看桃花，清人李渔便认为不应去名园：“惟乡村和篱落之间，牧童樵叟所居之地，能富有之。”李渔建议：“欲看桃花者，必策蹇郊行，听其所至。”

当然，除了时间和地点外，古人还认为，赏花还要看心情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花的雅称寓意

爱花、赏花是古今中外、男女老少共同的兴趣和爱好。人们在赏花之余，总是要透过其外表，阐发联想，以至于将特定的花卉与某种事物，乃至某种意义相联系，不同的花朵自然被赋予了它们不同的雅称和寓意。

梅花

雅称“清客”“冷香”“报春使者”“百花之魁”，与山茶、水仙、迎春合称花中四友，与兰、竹、菊合称“花中四君子”，先春而发，不畏风雪，象征坚强不屈。

山茶花

雅称“岩客”，性耐霜雪，香艳经久，象征谦逊。

月季花

雅称“月月红”“瘦客”“长春花”“斗雪红”“胜春”“人间不老春”，枝叶扶疏，色泽妍丽，象征生活的幸福。

杜鹃花

雅称“山客”“花中西施”，与山茶、仙客来、石蜡红、吊蛊海棠，并称“盆花五姐妹”，象征大方。

牡丹

雅称“贵客”“花中王”“百两金”“国色天香”，与芍药合称“花中两绝”，与兰花、银杏合称“园林三宝”，艳冠群芳，高贵俊逸，象征富贵兴旺。

兰花

雅称“香祖”“幽客”“空谷佳人”“天下第一香”“空谷幽兰”，清幽脱俗，正气清远，象征品质高尚。

荷花

雅称“净客”“泽兰”“芙蓉仙子”“花中君子”，亭亭玉立，出淤泥而不染，象征纯洁高雅。

桂花

雅称“仙物”，叶底娇花，芬芳四溢，浓馥致远，象征高尚不凡。

菊花

稚称“寿客”“隐逸者”“花中君子”，与兰花、水仙、菖蒲合称花园四雅，冷艳幽香，气韵高雅，不惧风霜，象征傲骨高洁。

水仙花

雅称“雅客”“丽兰”“雪中花”“凌波仙子”，清香淡雅，风姿绰约，象征吉祥如意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

古代咏花诗的科学内涵

中国古代诗人们观花咏花，以花明志，借花抒怀，留下无数名垂千古的诗篇。一直以来人们赏析这些古代咏花诗的人文内涵，而对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建树则少有涉及。其实在众多的咏花诗中不乏诗人对花卉形、色、香、味等自然属性的客观准确的描绘，对开花植物生长习性及与环境关系的细致深入的观察，并用形象生动的诗性语汇表达得言简意赅，一语中的。

古诗对花形有精彩纷呈的表述。咏水仙有“六出玉盘金屈卮”句，“六出玉盘”指白色的花被合生成碟状，先端6裂；“金屈卮”则指其内具黄色杯状的副花冠。剪春萝花瓣先端呈不规则锯齿状，像剪出的花边，被描述为“谁把风刀剪薄萝，极知造化著功多”。芍药雄蕊多数，黄色的花药呈线形，用“繁丝蘸金蕊”来表述是恰如其分的。

古时虽无“花序”的概念，但诗人已留意花在枝上排列的规则。如描写夹竹桃的“疏英灼灼分丛发，密蕊菲菲对节攒”，前一句说花集生成丛（即花序）着生在枝条的顶端，后一句指花朵相对生长在花轴的节上。“散作千花簇作团，玲珑如琢巧如攒”，则生动传神地摹写了绣球的聚伞花序繁花聚簇如球的独特形态。

古诗中对花色的描写极其丰富多彩，言及桃、李有“桃红李白皆夸好”，说到石榴则是“猩血谁教染绛囊”，对桂花的表述是“花开万点黄”等，均是对单纯花色的准确表述。此外还有对复杂花色的精确说明，如写蜡梅的“洗却铅膏饰道装，檀心浅露紫香囊”，“饰道装”表明总体来说花被是黄色的，但花被片着生在下陷成囊状的花托上，且基部有紫晕，所以说“檀心浅露紫香囊”。

古代的诗人们已关注到花与叶生长的时序。“争开不待叶，密缀欲无条”、“桃生叶婆娑，枝叶四面多”，说的是桃花先于叶开放，繁花遮盖了枝条，直到花后结实时叶才抽出来，变得枝叶葱茏。而牡丹则是“叶帐阴成始放红”，当绿叶茂密成荫时才开花。此外，诗人们还注意到花开放的空间顺序，咏蜀葵有“向日层层拆，深红间浅红”句，“层层拆”说明了花朵由下向上次第开放，而这正是总状花序类植物开花的特点。

对开花物候期的表述散见于众多古诗中，从中不难理出一年四季开花的节令顺序。梅花在严冬最先开放（“万花敢向雪中出，一树独先天下春”），早开是基于其自然属性（“天然根性异，万物尽难陪”）。在梅花开过而严冬未尽时，迎春最先点缀春色（“偏凌早春发，应诮众芳迟”）。荷花则开在盛夏（“暑气炎炎正若焚，荷花于此见天真”）。桂花盛开在秋季（“亭亭岩下桂，岁晚独芬芳”），而菊花则绽放在晚秋（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）。

古诗对开花持续时间也多有记述，特别对一些花期长的植物情有独钟，例如山茶花（“雪里开花到春晚，世间耐久孰如君”）、野蔷薇（“似锦如霞色，连春接夏开”）等。而月季是四季开花：“花落花开无间断，春来春去不相关”“惟有此花开不厌，一年常占四时春”。有些植物虽然花期长，但每朵花的寿命却很短：“槿花不见夕，一日一回新”，寿命短到只有一天。花的这种晨荣暮衰的开落规律是顺应自然的结果：“朝开暮还落，物理乃自然”。

自然界花的物候期可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更改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，海拔较高的“山寺”比平原地区桃花开得晚，说明物候期随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延迟。诗人还留意到地势低下处花开得迟：“四月深涧底，桃花方欲然”，并进一步分析其原因是“宁知地势下，遂使春风偏”，在低湿阴冷的地方，节候偏离了常态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